

张志民抒情诗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志民抒情诗选

文艺出版社

张志民抒情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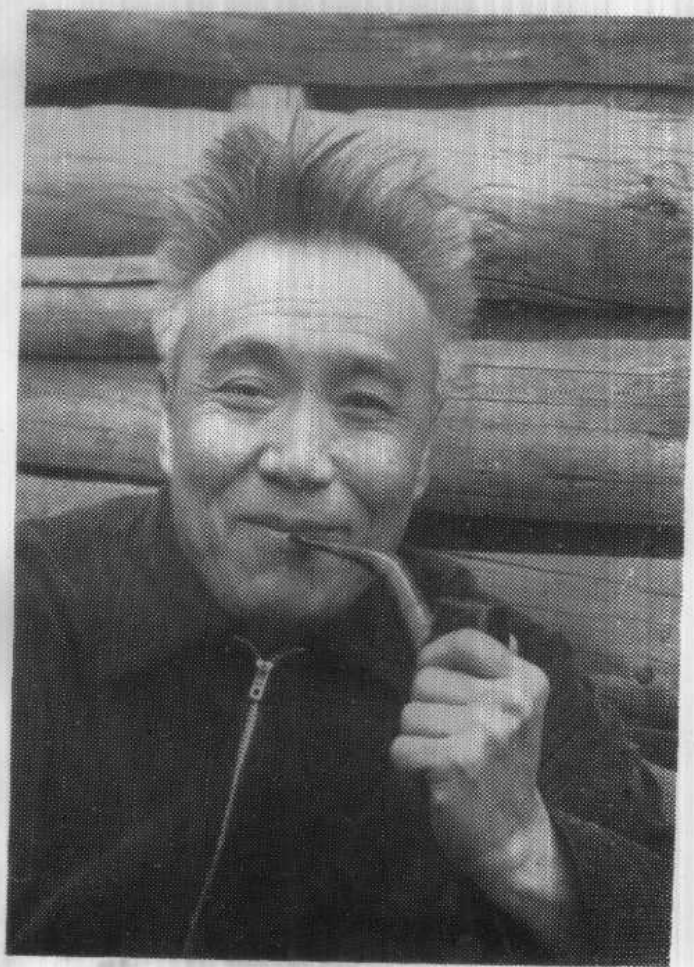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168,000 插页 3

198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400 册

书号 10228·246 定价 2.10 元



作者近照

潘 贇 摄

目 录

DD35/15

家乡的春天	1
祖国颂	9
芦沟桥	45
每当我从这儿走过	46
秋到葡萄沟	48
雨后草原	50
瓜市	53
《自赏诗》九题	55
周总理呵，就在我们身旁	60
边区的山	74
大沽炮台	83
你与太行同高	87
祖国，我对你说	99
一秒歌	115
忠魂曲	122

二十世纪的“死魂灵”	146
在中山先生铜像前	149
假如鲁迅还活着	154
警惕啊，手！	158
人·年龄·生命	176
远征，从这里起步	180
过了期的“家访”	198
游沈阳“清宫”有感	209
三唱山海关	211
访罗诗简(二首)	220
大车沟	223
睡吧，萧老！	229
手足口小唱	233
我，北方的儿子	236
昆明一条路	243
致曹雪芹先生	256
大西南恋歌	270
后记	290

家乡的春天

—

十六、七个年头了，
我心怀着个热烈的愿望，
在哪一天早晨，
或者是晚上，
作为远来的客人，
重回到那养育我的地方
——我的家乡。

是那里的泉水，
喂活了我这十个月就断奶的孩子，
是那里的榆叶，
让我们度过了多少次春荒。
是在那长着白果树的小学里，
我认识了第一个字：“人”，
是在那个堆满牛粪的村口，

母亲含着泪水送我上战场。

十五岁就出嫁了的姐姐，
还常遭姐夫的毒打吗？
哥哥穿破我又接穿的那件小袄，
是否还存在母亲的衣箱？
村前那条小河，
是不是还流着生满蚊虫的黑水？
害着痲病的伯父，
是不是还住在村边的庙堂？

我爬惯的那棵小杨树，
如今不定长得多高哩！
一起嬉耍的小友们，
现在都是怎么个模样？
住在西头的老福爷，
是不是还披着破袄喝酒？
西邻的五寡妇，
是不是还那么小肚鸡肠？

家乡啊，养育我的地方！
我怀念你那沾满泪痕的脸，
含着血水的眼泪呀！
曾滴在过我幼小的心上。

家乡啊！养育我的地方，
我怀念你黑色的土地，
是你那黛黑的颜色，
染成我们的模样。

青色的群山哟，
你可还托着红色的云朵？
深长的峡谷啊，
你可还吹来百草花香？
古老的长城哟，
你还是静听着塞外的风声？
一注注的梯田哟，
你可还闪着谷穗的金光？

那云片似的白羊，
可还覆盖着山顶？
槐树上的黎鸡儿，
可还是那样叫着黎明？
年轻的姑娘们，
可还是梳着一根长辫？
端午节的夜晚，
可还是要放起荷灯？……

家乡哟，养育我的地方！

从我出生的那天夜晚，
你就把一根母亲的线
系在了我的心房；
从离开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怀念起你的面庞。
十六、七个年头了，
我心里埋藏着那个热烈的愿望，
不论是在祖国的边防线，
不论是在遥远的异乡，
在战后休息的掩蔽部，
在行军的路上……

二

春天，山野的桃花正开得鲜红，
你的儿子回到了村边的山顶，
他脸上，那不是远途的汗水，
流吧！除去热烈的眼泪，
还有什么能抑制我心情的激动！
带着这泪水去拥抱吧，
拥抱那灰色的山峦；
带着这泪水去呼吸吧，
呼吸那泥土的芬芳，
呼吸那清新的春风。

家乡啊，这养育我的地方！
你是在欢度什么节日吗？
穿起了这样的艳装！
家乡呵，你变了，
如果不是那条熟悉的小路，
我再认不出你的模样。
我离开你的时候，
你正用泪水送走一个漫长的黑夜，
回到你怀抱的时候，
你在用笑脸迎接早晨的太阳。
家乡哟，你变了，
留下来的只有我童年的记忆；
不管那些记忆是带着多少眼泪，
我总不愿把它遗忘。

村前的那条小河，
曾引起过我多少天真的幻想，
我想：这里不生蚊虫该多么好？
晚上我们能躺在河边乘凉，
它如果不流黑水有多么好？
我们在河里去“打水仗”……
今天，它变了，
那里再闻不到黑水的腥臭，

河边上一丛丛的“花朵”

是洗衣的姑娘。

街口的那棵榆树，

曾引起过我多少天真的幻想，

我想：在什么时候，

人们不再把上边的叶子捋掉？

在什么时候，

不再为争夺一把榆钱把人打伤？

今天，它变了，

满枝的榆钱象一柄玲珑的金伞，

树下晾的是社里的余粮。

家乡啊，你变了！

你告诉我，昨天，

那些孩子的梦想原来并不是梦；

你告诉我，今天，

比那些天真的梦境又跨过了多少里程，

和我一样在读着第一个字的孩子门，

他是坐在新盖的教室；

宽敞的玻璃窗下，

是一排排整齐的桌凳。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

老福爷爷戒了酒。
我们在田头相见，
他领着一群青年在播种，
他眼里那些曾让我害怕过的血丝，
不知从什么时候消逝了？
人们告诉我
他是生产队长，
六十几岁的老人呵，
看来比我走时还要年轻。

姐姐来了，
她抱着我没见过面的外甥，
常挂在她脸上的伤痕不见了，
她用满面欢笑，
向我述说着姐夫的情形，
怎么能够想象呢？
我那个“粗暴”的姐夫，
他竟作起了“调解委员”，
据说在他的调解下，
和睦了不少的家庭……

家乡啊，你变了！
只象是在一个早上，
你改变了昨日的仪容，

站在百花山的山巔，
我望着这幅雄伟的图景，
无处不滚动着春天的大气，
无处不飘荡着歌声。
听吧！听吧！
这里的流水，
从来也没有这样的欢唱。
这里的乡音，
从来也没有这样动听……

一九五六年

祖 国 颂

——庆祝建国十周年

在这个时间呵！
天安门工地上
已铺好最后一块花砖，
用红色的捷报
制成——
绚丽的灯火！
在这个时间呵！
国棉厂的女工
又装起一排排新的纱锭，
那是——
明年的定额。

在这个时间呵！
我呵，仍在为着寻求一个
最光辉、最确切、
最有分量的字眼
——辗转反侧，

谁说——

好呵！我们的诗人，
有羊你赶不上坡，
请问你拿什么“产品”，
向祖国报告工作？
亲爱的同志！
让我骄傲地来接受
你诚恳的指责！
因为那已有的词汇
和我们伟大的事业
站在一起，
哪一个都显得
——逊色！

—

大海呵——

举起了晨曦！
旭日呵——
烧红了天际！
时间发着巨大的声响
——掠过苍空！
晨钟象春天的雷鼓
——响彻大地！

看！看呵！

从康藏高原到大兴安岭，

所有的森林

都化作了——

风摇云滚的旗海！

看！看呵！

从南海渔港到西北盆地，

所有的云片

都化作了——

五彩缤纷的花絮！

我们的人民呵！

从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欢乐，

祖国的天空呵！

从没有过今天这样瑰丽！

因为今天呵！今天，

是一个伟大工程的

——十岁诞辰！

因为今天呵！今天，

整个的人类世界

——都欢度在节日里！

听呵！我们的朋友，

听呵！我们的兄弟，

从太平洋，